金[illegible][illegible]·商代秦漢[illegible][illegible]宋[illegible]字

全後周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庾信廿一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夫人諱字本姓陸吳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爲劉義眞長史留鎮關中既沒赫連因即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嬪于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採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

柱國殿下㠯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僰道問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版荔枝之山地險葡萄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㠯夭厲之疾遂成沈痼玉瀝難留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于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㠯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銘曰

芰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闔凌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轂水絃歌震維從族燕垂從宦塞入飛狐關連鳴鴈策預登阜功參臨潤寶鼎留銘彫戈餘贊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水旣開靈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鬬星機北轉日

大五百六十九
小四

巒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沈灰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迴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搖落巨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園陵永植 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莫能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既聞建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略少保建昌郡公父熾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違約克賛先登之主並得位人六府功參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曜夙彰徽華早茂肅恭已禮受教于公宮言容已德有聞于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軿是服長久于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于始或有椒花之頌豈止莊姬掩淚楚相知懃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成

二年冊拜趙國公夫人漢王聞立義之婦邑吕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后窮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桂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潢之別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后鏡卽對粧樓旣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稀靈草一枝恨瓊田之路絶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于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荆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簫聲傳母長歸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葬于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旣留連于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于陳王銘曰

河西斗絶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貴仕木樓千仞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施衿趙北侍姆秦南紘綖禮數猷狄騑驂義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鷰金籠助蠶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

大六百二十二
小十一

史無形喜愠舉案外菾停機下訓馨馥于蘭年華于蕣風雨消散
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左楹夕奠高堂朝發空揚淩波更
無迴雪下平日隰高平日原西臨冰井北望塞門猶垂雉服尚駕
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市路沒滕城松悲鶴去草亂螢
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于鄭鄭莊公之重
世卿士于周邑國爲族自茲而始祖瓊太常恭侯父穆司空貞公
西京賦詩奉常參柏梁之宴東都言讖司空爲武衛之官籍連帝
譜既同盤石門稱同德無廢儒林夫人禮義閨門端莊令淑采采
芣苢萋萋葛覃及乎作配君子言事舅姑下氣怡聲承巾奉箒親
戚惟禮閨闈呂睦保定二年冊拜滎陽郡君序戚升榮從夫有秩
豈惟立義之婦邑呂延鄉有禮之妻封之后郊大將軍沈犀二江

夫人聞猿三峽明月靈關之阻秋風蜀道之難掩㠯瑤華先從春露天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薨于成都春秋三十有六詔贈安昌國夫人禮也卽㠯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歸葬于咸陽之白起原遂使山迴反壤先封節婦之陵日入虞淵實掩賢姬之墓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河開國分畿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疇昔之邑今茲成姓識履傳風參輿留慶三星在戶百兩言歸虔恭內政榮曜中闈承姑奉盥訓子停機桑園蠶績綿室鸞飛珩璜節步藻火文衣巴水幽咽猿鳴斷絕月落珠傷春枯桂折趙瑟長辭秦簫永別貞姬掩隧節女封墳洛濱無月荆臺失雲鳥悲傷聽松聲愴聞千年遂古百代餘芬 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安豐入朝位

在功臣之上祖㠯孝昌之始主諾淮陽父㠯正光之初褰帷海岱
夫人生于禮義之門宗于箴誡之德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百
兩言歸三星在戶箴盥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
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兆大統十六年冊授永安郡君婦㠯夫尊
親由子貴朝章家慶兼而有之保定二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
數袿襹典則有美河魴足光彤史既而風霜所及灰琯遂侵與善
何言至于大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即㠯其年
十月十日遷葬于咸陽萬年縣之杜原山形起伏既符白鶴之祥
地勢風煙乃合青烏之氣銘曰
覿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白狼建功丹蛇龔慶漢
之廣矣先聞淑令君子朝端賢才家政簪珥㠯禮軒車㠯命讓果
成廉推珠止競百年超忽千金莫恃室謝賢夫庭辭貴子歸窀輟
露采蘩廢祀室委眠蠶衣留畫雉雲垂下澤日淹高春空帷舊館

虛幕新封山迴廣栁路沒深松遊魂幾變夫人何從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晉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因卽家焉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南故墅尚餘金谷或寓燕陲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疑周室並為大族俱蒙賜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夫人年十七歸于宇文氏淑令端莊含章貞吉箴盥惟儀閨闈已正某年除金鄉郡君某年改授冠軍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內主翻辭贊務以保定五年四月遘疾薨時年四十有四卽以其年某月日歸葬于京兆之某原人世風煙山川超忽陵陂青麥儻逢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或表賢姬之墓乃為銘曰

三星麗天五岳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山川雄氣挺茲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蘭開室香邢姨娶服宋子河魴百兩

言歸九儀從聘褕狄七彩軒車六命鼎室辭親槐庭贊政世爲閬水人成大夢迴帳山門移燈泉洞金棗長含銀甕永送香墳柏槨路閉松城悲鸞獨影雄劍孤鳴雷連趙瑟悽愴秦笙 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滎陽開封縣遠里人也七子賦詩足光賓客三卿從政實靜諸侯驂乘則晉后停輿來朝則漢君識履華胄蟬聯無虛史籍祖挪秦州別駕父茂伯撫軍將軍涼州刺史伯陽縣侯夫人令淑早聞芝蘭獨茂既容既德言告言歸悌實溫凊恭惟箴盥太傅鄭諧周室股肱攸寄夫人輔佐君子勤勞是司琴瑟既友絛枚無伐故得用之邦國成之孝敬某年月日封鄭國夫人褕狄既加紘綖是務夫人有安世之貴躬服浣濯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表裏惟安閨闈且正醫門有疾藥對無徵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葬于長安之后安原世子某兄弟並勖慈訓咸遵母儀霜露深悲

寒泉增慟銘曰
居德圖田當官敎府置騎賓來開黌學聚福履家室賢才踵武棠
棣之華螽斯之羽人倫七德風化二南采采芣苢萋萋葛覃節行
聲玉副笄珈簪栖園秉杼桑津浴蠶春秋超忽零落無時家亡淑
女國喪賢姬香墳永送舞鶴長辭山深月闇風急松悲千年開閉
將驗靈龜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後魏驃騎將軍荆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
在河之洲聞君子之配德言采其蕨見夫人之有禮用之風化人
倫厚焉夫人諱安字大羅河南洛陽人也祖某京兆康王父昭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司州牧汝陽郡王跗蕚雄圖階
基霸迹公卿之室將相維家夫人能脩法度無思犯禮恭儉節用
憂在進賢大統五年封樂安公主歸于賀拔氏時年十三思事憂
勤化成婦德彤管載暉棠棣早茂及乎謳歌有歸褕狄降等輔佐

君子猶安其室周天和元年乃封章武郡君霜露不居風煙飄忽遘疾累旬奄捐館舍以周天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薨于長安萬年里春秋五十有二詔贈頓丘國夫人禮也即以其年三月二十日歸葬于咸陽之石安原既異乘鸞翻然永去雖非舞鶴即掩泉門欲誌佳城乃爲銘曰

邈矣雄謀悠哉霸轍九服潛運三川中竭卿相連鑣賢才舞絕琬琰令淑施衿結褵方之棠棣譬以螽斯既全婦德還稱母儀逝水滔滔危途冉冉問藥無對蒸丹不驗狄服空陳綖機虛掩郭門路轉哀挽途窮隴深結霧松高聚風春蘭秋菊唯始唯終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周大都督陽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恆州代郡太平縣人祖某父協周大將軍南陽郡公夫人貧于事親躬奉訓誡教于宗室足閒詩禮及乎言歸肅恭如事

蘋藻維敬紘綖是勤內位克諧中闈巳睦年齡不競霜露先侵更
無延壽之杯遂闕長生之枕巳周天和四年二月八日薨于長安
之洪固鄉時年二十有三其年某月日葬于萬年縣之壽里山非
宋國翻爲節女之陵地異荆臺遂有賢妃之墓銘曰
畢狼建國靈武開都地接天柱山臨寶符人資義烈世襲雄圖葛
覃維萋棠棣早盛旣安淑德爰從配命四敎弘宣三星克正霜凋
桂苑風落芝田三從闕性五福傷年歸安永絕言告長捐悽切郊
野紆迴隰原風慘雲愁松悲露泣朗月空嗟傷神何及 文苑英華九百六十
三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某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夷
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諜帝系卽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
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

大五百六十四
小二十

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外傳習言公宮教業箴盥線纊佩帨茝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兢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標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脩其政某年某月冊拜廻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膏腴美疢華茂傷年沈痼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于醫門百草之本遂窮于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値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卽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啟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迎門濡頭實俎奉盥如事移茵卽序春水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

戚平陽主人金波迴月玉樹臨春弄玉鳳凰昌容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郎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㠯之猶龍漢有將軍宛城㠯之輸馬復有西入上書仍爲秦國之相東向問計卽是韓王之師父宜使持節大將軍南北二華州刺史順陽郡公魏武皇帝之長舅也穰侯魏冉居咸陽之宮曲陽王根借明光之殿語其貴戚差定擬倫論其退謙彼多慚德夫人幼而聰敏早聞令淑彤管有美賢才見稱弄其紙筆懼失諸兄之意翦其鬒髮畏傷王母之心年十有一出適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柴烈烈㠯上將須朔中台受任軍國忠勤規模繁總夫人輔佐君子言容匡贊增曜三星

欽明四德授巾沃盥有謹于事姑斷織停機無忘于訓子保定二
年冊授大夏縣君旣㠯夫尊又云子貴乃遷順陽改郡君夫人之
邑或用鄉名小君之號多從夫秩典冊光臨足稱榮寵本有風氣
之疾頻年增動略多枕臥飛軀之散遣疾無徵畫龍之符留年不
驗㠯今建德四年三月日薨于館舍春秋四十九卽㠯其年八月
日葬于長安之洪瀆原神光離合尙在河湄雲氣徘徊猶歸樓下
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上書秦相立功漢將隴水分流秦川遙望秋陸俗勇金行地壯廣
武軍中安平河上妻者齊也謂嫁曰歸三星夜照百兩朝飛褕狄
有典容禮無違台庭等秩侯服同衣子奉母儀夫聞家政七族承
和九閨連慶紛悅恭肅溫凊孝敬杍秉秋成蠶隨春令年華不落
電影先過徒餐日氣空飮天河星凋玉井月撿金波虞淵落日薤
露哀歌寂寞虛奠荒涼象設幽隴軀封重泉蟻結秋色悽愴松聲

斷絕百年何幾歸于此別 文苑英華九百六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十八終

大三百六十九
小十一

全後周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撝

撝字智遐蘭陵人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封永豐縣侯歷給事中太子洗馬中舍人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武陵王紀承制授使持節忠武將軍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及稱尊號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紀東下以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兵敗降于魏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受禪進爵黃臺郡公武帝即位授禮部中大夫出爲上州刺史入爲文學博士天和末授少保後轉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建德二年卒贈益州刺史謚曰襄有集十卷

請歸養表

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鎭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漸隱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周書蕭撝傳

劉璠

璠字寶義沛國沛人徙居廣陵仕梁爲王國常侍出爲蕭循北徐州主簿兼記室參軍領刑獄循爲梁州復爲參軍領南鄭令補華陽太守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鎭西府諮議仍爲循平北府司馬武陵王紀稱制召爲中書侍郎又以爲黃門侍郎復以爲循隨郡王府長史加蜀郡太守尋降于魏爲文帝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明帝初授内史中大夫封平陽縣子

左遷同和郡守後爲陳公純隴右總管府司錄天和二年卒有梁典三十卷集二十卷

雪賦

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于冱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初學記作烈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烈藝文類聚初學記作就凌陰之慘冽若乃雪山峙于流沙之右雪宮建于碣石之東混二儀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于濛汜地險失于華嵩旣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皛皜兮溟濛綴綴兮颯颯瀌瀌兮颯颯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豐曉分藝文類聚作攝光初學記作連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佀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閬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迹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溪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値河

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淅瀝而緣閒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穀之精實長衆川之魄大壑所已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旣藏牛而沒馬又氷木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容埋魂于樹裏漢使遷飢于海陰甕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霙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沈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逈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周書劉璠傳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二）

柳霞

霞（一作遐）字子昇河東解人世居襄陽宋太尉元景從孫仕梁爲州主簿歷平西邵陵王綸法曹參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岳陽王詧臨雍州選爲侍中遷別駕及詧于襄陽承制授吏部郎

大五百五十一
小四十九

員外散騎常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進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詧卽帝位于江陵以襄陽屬魏去職歸里至周保定中爲霍州刺史天和中卒年七十二贈金安二州刺史

辭梁宣帝啓

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常戒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　周書柳霞傳

尉遲迥

迥字薄居羅代人文帝姊子爲大丞相帳内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拜大將

軍封魏安公廢帝時以平蜀功拜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還孝閔受禪進柱國大將軍封寧蜀公及受禪以爲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進封蜀國公後爲都督秦渭文康等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拜太師加上柱國宣帝即位拜大右弼又拜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靜帝初隋將革命徵還會葬舉兵不受代爲韋孝寬所敗自殺至唐武德中詔改葬開元中

建廟立碑

舉兵下令

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周書尉遲迥傳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

大五百零二
小四十七

王㑺生

造像記

保定四年歲次甲申十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佛弟子王㑺生敬造石像一堪上爲天龍八部下爲人王帝主七世父母見在父過去母合門大小年一已上百歲已來恆願在西方供養无量壽佛復爲一切法界衆生生世世侍佛聞法 本 碑拓

穆提婆

提婆本姓駱漢陽人高齊時已母陸令萱爲後主乾阿妳奏引入侍武平初稍遷儀同三司加開府授武衞大將軍尋除侍中累遷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城陽郡王改姓穆與高阿那肱韓長鸞號三貴齊亡入周爲柱國宜州刺史謀反誅

已謠言敵後主請殺斛律光

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北齊書斛律光傳

馬顯

顯大象初太史上士

奏上景寅元厤表

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爲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蝕或乘龍水能沴火困亦玉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厤之時義于斯爲重自炎漢已還迄于有魏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于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膺籙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前代厤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盡性窮理以爲此厤雖行未臻其妙爰

大四百六十六
小十三

降詔旨博訪時賢幷敕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蓺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厤合有八家精麤踳駮未能盡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攷疏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景寅至于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庶鐵炭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景寅至大象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筭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部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蔀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爲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厤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厤術別推入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食轉分推步加減之乃爲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 隋書律厤志中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景寅元厤抗表奏

阿史那瓌

瓌周末爲隆州刺史從王謙舉兵謙敗幷誅

爲王謙畫三策

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劒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周書王謙傳

王明廣

明廣鄴城居士

上書宣帝請重興佛法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爲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衞元嵩旣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主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

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論訪求百氏覆合六經驗攷嵩言全不符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愚聞諸先達至道絕于心慮大德出于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為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為何隔瑞光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滄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與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業于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

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爲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故傅毅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茆茨蓋褒周之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開福德之因豈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詩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呂夫妻爲聖衆

大六百二十六
小三

苟恣婚淫言國主是如來冀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于近利爲吳王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爲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謗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伸扇動帝心名爲尊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上所在遵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賤而口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分四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貧父事師自闕古典東修發起孔教誠論叵有衞嵩橫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如謂塔無交福已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若已禮推宴運窮天廟之

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同論必須慈祐至如偏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禳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輪伽之建寶塔百鬼助已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因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諂拜求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資奉而非咎亦可殿塔爲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之牆繡像旛經用衣臘血之服天下日日饑窮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

靈何容可負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淸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偏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怨蒙安樂爲將爲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方土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藺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勤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今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聞姬宗悉戮卜商鄙吝詎可孔徒頓之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羣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遐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

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法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寶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于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常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已㓕法流散可爲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于此廣既志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羣品三則天無譏善之識四則民德

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烈文昭翼眞明俗賢僧國器一不獘姚氏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水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異常人淫縱無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有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已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己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餚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菓者爵盈不飮未見危滿而不歡者禮極飮不過三爵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不麛卵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麛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已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初樹豈當盡杌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丁爲上禮云小孝用

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沙門之爲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
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
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竊爲不願若事親㠯力僅稱小孝租
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㠯嵩向背矛盾自妨上言
慢人敬后名作痴僧敬像還成愚俗淫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剋
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身行道揚名于後世㠯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
親之譏亦可曾參事于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㠯道相發聞之聖
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㠯暢五音不聲
大聲無㠯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㠯暢元嵩若志明出家
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姜
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追夫之婦終失貞
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嫠女

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眞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
立寺者廣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
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
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
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
孝事本母之形無盡解纓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淸塵旣
種成林于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
階級故天曰神祭天于圓丘地曰祇祭地于方澤人曰鬼祭之于
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犂之劾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
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百億所尊風
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
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揶竭灰身舍利徧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
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頹龕墜構四户八

窗可無于失道不令而治形敎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眞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爲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禮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士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何

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伏惟天元皇帝

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

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導

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

快志隆周之帝葉重百王大象之君光于四海天高聽遠輕舉庸

言氣悸魂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內史大夫拓跋行

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

子不乃謬乎廣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

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見廣荅曰

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

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厤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爲口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爲妄廣亦謂孔教不眞

譯又問卿據何爲驗言孔教不眞廣答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永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躅頻木母木母爲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曰昔夏立九鼎以鎭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尙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卽便停棄

三月一日敕賜飲食訖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拔行恭宣敕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倚臣下匡弼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書既廣卒未尋究朗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竝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敕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立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竝宜知委 廣弘明集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十九終

大二百三十
小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甄鸞

鸞天和中爲司隸大夫有周天和年厤一卷七曜筭術二卷五經筭術一卷

笑道論并啟

臣鸞啟奉勅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疏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勃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無所不爲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

大道自然虛寂無爲之意哉將㠯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
家方術㠯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于夷
丹文成五利妖僞于漢世三張詭惑于西梁孫恩搔擾于東越此
之巨蠹自古稱誣㠯之匡政政多邪僻㠯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
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于
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于其君者惡之如鷹鸇之
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可㠯去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荅其道德二卷可爲儒
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
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
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周天

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毋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啟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呂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于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鬚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晉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煑而不熱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崙山髮為星宿骨為龍肉為獸腸為蛇腹為海指為五嶽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合為眞要父母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于此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

始淸氣爲天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于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爲華蓋肝爲靑帝宮脾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豎于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顚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爲度關之年幽王爲開闢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

代代爲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爲郭叔子旣爲國師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劉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爲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卽周敬王時敬王卽景王之子景王卽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爲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詭號故靈寶云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竝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號加日冀有信者從之又云代代爲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旣出匡救爲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

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爲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氣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眞自然王宮靈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萬重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爲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微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眞王元始天王生于九氣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眞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九字之位三

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玉童玉女各三千而侍吕天爲父吕
氣爲母生于三元之君又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
尊問十善等法于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恆沙得道己成如
來其未成者亦如恆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升天惡者
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
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化爲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
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經云
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吕我因緣之勳賜我
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
此則先有于道乃有衆生然此爲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
衆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
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
神識本來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結土爲人四

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眞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于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爲像于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傖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眞之氣而得爲人也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淫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眞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淸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善惡何爲入土像中卽墮八難爲蠻夷乎此土爲像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眞之氣爲癡爲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爲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佛竝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

度關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于成都喜依言獲之旣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中乃至王召水火燒沈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于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罽賓國佛號明光儒童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陁洹果淸和國王聞之與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罽賓號憤陁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憤陁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冰經云

尹喜推老子爲師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喜爲佛推此衆迷師弟亂矣何名敎之存乎又化胡消氷經皆言老子化罽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憤陁力王老子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郎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于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罽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罽賓者三老子之妻憤陁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多經唯二卷不變至于儒童尹喜憤陁佛經無聞于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已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笑且老經祕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番誠有遠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

甚矣如父爲道人子爲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五練生尸六

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廚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筭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邪不然之談于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爲羲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啟齒

觀音侍老七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巾帔或㠯服帊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眞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于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瘧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㠯誑百姓爲大蛇所呑弟子恥之云白日昇天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㠯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㠯魯爲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爲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旣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于東爲木陽也佛生于西爲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竝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吕干政爲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吕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吕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吕主死死不食又吕女人節食也道人獨臥吕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吕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吕金爲官鬼金吕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

坐㠯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㠯上逼于官也道人不兵租者㠯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紜紜全無指的又云道人㠯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興絕粒服氣㠯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終爲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臥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亦妄乎

日經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酉隅亦令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與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迴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里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恆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

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臣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淸氣爲天濁氣爲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爲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蓄所不及計大上慈愍何不迎之已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太

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火不及猶云隨刧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駭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爲天子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曰法郡數也又肺爲尙書府肝爲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佀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曰郡大于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敎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

大五百七十六
小二

敎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于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以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爲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已老子言佛出于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于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爲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

鳥迹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迹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眞人問事品稱靈寶眞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眞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

萬成萬壞眞文獨明此之眞文郎三洞文也三皇郎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迹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爲三皇者案淮南子云黃帝使倉頡觀鳥迹造文字此則止在黃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千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羣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郎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六千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于蜀入鵠鳴山爲蛇所吞計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

云明年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妄作案漢書張騫爲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尋邪不知騫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普集十五

諸天内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千天眞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内名菩臺者眞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交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復有昆山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舊

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几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菑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迷于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太上尊贇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贇勅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淸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贇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于天帝矣言太上尊贇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淸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淸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大五百九十
小二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于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老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刳命鑿臭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于長生之國而以五斗之穀請子孫王于神州求刳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掖生

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于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罽賓一切奉佛老曰卻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眞佛託生舍衞白淨王宮吾于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衞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又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于世號迦葉在雙樹閒爲諸大衆啟請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卽呂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人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被蛇噉而注白

日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
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爲日右目爲月
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淸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目之精而
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
精依于胷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
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齎經來東
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閒廣宣世尊法教授聾俗人與子威神
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愼莫戀東秦無令天子怒太上蹋地
瞋臣笑曰案瞿曇者卽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王初三年太歲丙
辰白淨王子既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
多羅聚落號曰迦葉親近于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

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敕充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于佛而敕佛爲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蹋地而瞋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過百遍度南宮耶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祀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誡勸之文此之神社爲神爲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諒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享尚佛經背本趨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飾彫金像㠯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尋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㠯神祇道氣不可復理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無定年㠯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㠯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饑荒薦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豈有妖孽虐政甚于前者㠯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疏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僞㠯顯佛眞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

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死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畜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怨憎者癲狂損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眞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十十五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懷惡心閒戒不信生謗生謗皆得罪今樹木無情不慮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蠱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姦延後代而不收錄之邪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年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爲

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輾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
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㠯黃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
淫祀衆望同笑又案漢婕妤帝疑其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
理之詛如其無知詰之何益故不爲此㠯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
達之況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猷者末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
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將不耽嗜
糟汁湎淫終歲㠯理推誠豈得爾邪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而周十方想
見太上眞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
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遥禮闕遂不見而還㠯此
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㠯上爲首而湨禮北方
邪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巳

部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戒乃天尊所說何已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爲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屍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曰三元誡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計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然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已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其不仁之深乎若作法于後代則令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已

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爪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已燒者人隨煙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雞子黃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濆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

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鷄子黃總名一刼然椿是世木㠯世火燒之則灰値刼火便絕而言大刼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隨刼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刼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刼交其文乃沒其玉淸上道三洞神經眞文玉字出于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菑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開光已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刼度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刼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九刼終九氣改運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于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㠯我因緣賜我大上之號在玄都玉京㠯此推之眞文在玉京之山菑所不及而云自然之

大五百九十
小二

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甾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爲妄也又玉京在裂天之上甾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大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三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惟有中黃丈夫乃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升天爲天神調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卽老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萬眞之主何所

不能而乃須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邪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爲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爲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爲丹所誤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可爲悲矣

改佛爲道二十九

妙眞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恆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爲道智耳自餘竝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荅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于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爲法華也且靈寶偷于法華可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爲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弘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

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藏亦
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㠯古來賢達
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
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準的

偷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恆沙如來者莫不從凡
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與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
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
于是諸王聞說卽得四果又度身品尼乾子于天尊所聞法獲須
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罽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
遣尹喜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臣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
變通有異道㠯自然爲宗佛㠯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
者積行乃證是㠯小乘劉四果之梯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

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聞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百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眞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淸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淸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淸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于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並注見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勑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

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曰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曰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于葛玄宋齊之閒乃行鮑靚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于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曰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罡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曰四海爲地脈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此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炁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眞天王元始天王禀自然之胄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眞眞爲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郎太上

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臥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爲手簡執以去慢誡于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鑪銅鑵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

大五百八十九
小一

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
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
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旣有
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
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
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禮佛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眞人
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眞人以仙度之道不
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
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淸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爲不念淸虛大道而
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太宰問孔子聖人孔荅三皇五帝三王
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爲聖不以道

爲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齊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卽佛也此卽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卽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已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眞人內朝律云眞人日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已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鈔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妒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敎夫易婦唯色爲初父兄

竝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𠳐術今道士常行此法㠯之求道有所未詳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卷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竝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脩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襍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蓺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竝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㠯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

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㠯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已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卽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㠯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子黃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賢類斯實錄矣又陶朱者卽范蠡也旣事越王句踐君臣因吳后室嘗屎飲尿亦已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蠡子被戮于齊何爲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卽幽王之子也身爲柱史卽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授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大半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猷

大六百一十八
小二

人呪鬼之方曰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之謬乎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鉛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綸無足更廣 廣弘明集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終

全後周文卷二十終　　斯上經目　　五十卷
尋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首尾不同又人之不信者
又有書說人不見如道士有書云不受道法者不得講道經
賜注申道德二品論衞崇東宗論諸卷故後來諸書各自立論校註
得道之直道士所引乃諸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自為經論流例亦同
有何過與若爾則其老子者子之流加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
乎班固先六經後諸子備列道經為中土賢人所貴錄矣又陶朱者自
范蠡也既事越王句踐君臣因安后室嘗原飲原亦已甚矣今尊
崇其術不亦謬乎又鄒子所錄于齊何為不行又衞變化而自窮
無足更廣論　闕明　子語出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為柱史曰
舊者諸非宗非治運未備殺諸本末施乎自然論理頂納爲論
隱乎又雜攻道論為有六十卷度論見本止有五千四十
人兒身交大論舊國于頭有流洪事其無也取若非然諸之

全後周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列女

王妙暉

造釋迦像記

蓋大範攸寂非一念無㠯顯其原妙理澄湛非表像何㠯暘其旨是故影迹雙林□蒼生離合□蟻□沙知善□可崇邑子五十人等宿樹蘭柯同茲明世爰託鄉親義存香火識十惡之徒崇體五道之親苦既沈處婆娑實思宏願僉渴家資共成㫒福遂于長安城北渭水之陽造釋迦石像一區永光聖宅願周皇帝延祚常登安樂晉國公忠孝慶笇無窮又邑子□者値佛聞法見在眷屬恆與善居將來道俗世世同修使如來福業不墜于今奕糟因之感終美于去在武成二年歲次庚辰二月癸未八日辛丑像主王妙

暉碑拓本下有曹妃等姓名六十八人不錄
案是月癸未朔八日庚寅碑作辛丑誤

優婆夷

造像記

天和四年歲次己丑八月戊午朔一日戊午夫沖原虛寂妙趣理
幽應□難尋悟之者南有諸邑子淸信女優婆夷等體識非常感
情內□念□□□追益遂相合帥共崇洪願□□□原其衆垂□
□削家珍仰爲皇帝陛下延祚无窮復願大冢宰保國安民福延
萬世採后名山召匠方外敬造后像一區彫克精麗剻畫嚴飾藉
此微因□□□祚永隆三寶常續諸邑子等□□□師僧父母咸
隋此願同獲斯善共登正覺碑拓本下有龐敬牟阿男劉阿容等三面姓名一百二十六人不錄

闕名

優詔荅司馬暠

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

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書司馬暠傳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　案承聖三年愍懷太子與元帝同遇害又三年而周受禪此詔不知當周何帝時入闕名類

奏改正朔服色議

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視聽也逮于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厤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烏周書孝閔帝紀帝受禪百官奏議制曰可又北史九

移齊文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視史無愧隨會所以為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

世母乃稱煩暑指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荅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臥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夫家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倘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祇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

叱自宜內省豈宜有問周書晉公護傳齊朝許歸護母閻姬不即發遣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

傳檄吐谷渾

夫二氣旣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于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翦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皋西嶽險則百二猶在鄭土師師羣后牽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于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鄰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邇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

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啟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宇湮祀㠯助寒心幸思嘉謀㠯圖去就周書賀蘭祥傳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賀蘭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傳檄吐谷渾

爲行軍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檄陳文

僞陳私署公卿將校州鎮郡縣村屯邑落蓋聞五精上列耀魄總其威靈萬國下分皇王攝其區域至其創業垂統革命受終奄有神州光宅函夏莫不垂極襲聖積德累仁播厚利于人民建大功

于天地然後幽明贊叶兆庶歸往瑞之㠯龍圖鳳紀祟之㠯玉璽
黃屋故能照臨九縣對越兩儀永保鴻名長爲稱首未有蠻陬夷
落裔土荒隅崛起阡陌之中妄竊帝王之號斯則僭越之首縣于
漢闕亡吳之主會于晉臣俯在方冊可㠯龜鏡者也我太祖文皇
帝自天攸縱膺運挺生屈道蕃條或躍伊始屬亟運將改祿去王
室三川已震九鼎將飛事切在泥禍深流彘乃推誠仗義援手濡
足迎衞乘輿崇建旐社舉天維于將墜振地軸于已傾血氣食毛
咸受其賜是則我有大造于區夏也重㠯關土服遠包荊卷蜀功
高于九合業重于三分愈執忠貞之操終㠯人臣之禮至哉大矣
無得稱焉既而謳歌允屬金石變響神器大寶用集我有周我閔
皇帝乃上膺靈命俯順樂推揖讓而登皇極垂衣而歸撫運世宗
纘統克隆洪緒武功文德騰茂飛英我高祖武皇帝㠯上聖降下
武㠯至道弘丕業其寂也象繫不能究其微其動也雷霆不能比

其變僞齊竊據中原綿歷世祀帶之以巨海長淮鎮之以峻岱崇岳其地廣其民衆其俗富其兵強而帝遷明德人思睿后金鉞一麾廓然大定申弔伐之義荅億兆之心陸方之駕雖遠鼎湖之轅未絕天元皇帝負四聖之休烈協千載之昌期懸金鏡振玉鼓宏天綱廣地絡東窮海外西極河源邛管夜郎之所冒頓呼韓之類莫不屈膝稽顙泛水梯山被華夏之仁風仰中國之聖道唯彼揚越獨爲匪民敢芮魚鳥之郡晏安黿蛇之穴故僞魁陳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蓽門圭竇之子無行檢于鄉曲充部隸于藩侯施彼呼船之伎展其盜裘之用直蕭氏喪亂金陵擾攘爛羊啟邑拔卒爲將遂得洗濯江漢奮迅泥滓王僧辯秉文經武挹義懷仁志在鷹揚誠深鶴立埽江表之巨寇復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毀器折枝密相奄襲忍加屠害節士爲之扼腕名臣所以流涕蕭方智世有江外實主梁祀霸先義則臣民任惟輔佐

御下暴于戾虎輕上踰于老牛包此禍心遽行篡弑遂令羣盜歘
起宮闈窘逼粱棟之間顚死鋒鏑之下旣甚南宮絕宋公之脰又
過淖齒縮齊閔之筋自古逆子亂臣窮兇極悖未有如斯者㠯實
霸嗣舊加篡戮殘虐相襲報復循環陳項獲自儲宮我之俘隸先
朝深弘寬宥免其釁鼓置之夷邸淹歷歲時芻豢費上林之牧廩
卹索長安之米其兄禧發常山之念屢致誠請國務孤首之感㠯
禮遣送項禀性兇嚚不義不暱害及猶子僭其僞位朝廷遠撫長
駕含垢匿瑕遍省不虧輶軒繼路東夏克平威震淮海乘勝席卷
咸請南轅高祖㠯得原失信義有不取懷遠字小理存久大而違
盟背惠或從茲始搖蕩我邊陲侵軼我彭泗我是㠯有呂梁之役
麾下裴忌程文秀之輩李緒蔣元舉之徒束手軍前不可勝計積
甲等孤桐之岫溺卒斷浮磬之流項長惡愈甚守迷不變據如掌
之地延翹足之項猶怒臂當轍舉尾支山習黃旗之謬談志靑蓋

之妖說貫盈數盡今實其時加庚子應年金火入斗天道人事宛若合符混一之期昭然可見寡人不武董茲戎律內稟帷幄出制天淵部勒諸將雷奔電擊大將軍龍門公拓拔王述領巴蜀之兵一十二萬出于白帝水陸俱下大將軍安昌公拓跋則領驍騎五萬濟于南岸循江東轉梁王舉一國之師盡舳艫之盛發自江陵首尾不絕行軍總管上柱國杞國公亮率步騎一十五萬埽蕩山林口自東關行軍總管上柱國郕國公士彥領人馬一十萬濟自泗口徑取廣陵幕府精銳二十萬餘長驅淮水直指江左並同集后首大會金陵凡此諸軍皆從汧隴驍雄幽并勇俠捩犀拔象之夫斬蛟挈兕之士上谷漁陽之騎追風嘯雲荊門鄧塞之舟浮江沉漢象弭飾堂谿之材鷲羽加淇園之竹旌旗靡電戈劒竟野鼓怒則江湖盪沸叱咤則山嶽簸蹶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衆戰誰能抗禦將恐程門貫霜梧桐與標櫟同凋崑山火燎天球共珷

玦俱盡故示吕禍福冀相全濟陳項若識機知變輿櫬轅門當增安樂之封加有歸命之禮僞公卿吕下或中華之冠帶流寓江淮或東南之雋楚世載名位豈安危亂之邦事夷裔之主良由身居僞綱迹淪寇地雖心存魏闕無由自拔故耳今正丈夫轉禍之秋君子見機之日若能投誠進款展効立功富貴榮華義同俯拾如有不達機運敢拒王師軍有嚴科刑茲罔赦檄文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六百四十五

銅升銘

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籥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準爲銅升用頒天下内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發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爲式 隋書律厤志上云此銅升之銘也

玉升銘

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月旅蕤賓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刑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已聞敕納于天府暨五年歲在協洽皇帝洒詔稽準繩攷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已合太平權衡度量隋書律曆志上

周開府高邑侯裴鴻碑

上闕君諱鴻河東聞喜人也口河南脫履志輕天下之圖趙城執上闕本州別駕逸足致遠口止于展驥父方興義陽太守艮守有聞政踰于去虎上闕爲莫功湙丹染幼則斷織貽範志存俎豆長則垂帷遊藝遍該圖史上闕賀跋勝褰帷南服頗稱愛士聞風悅焉有同傾蓋乃奏除龍上闕襄陵巨鯨璜海緹帬青領竊號假名凡厥衣冠並羈黥盜上闕即墨蹈燕實有田單之武河西歸漢詎無竇融之績疇庸疏爵載發王言上闕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

大五百二十三
小四十四

祖相府初開務殷任重登庸而納百揆負上闕斯在乃□爲大丞
相府功曹參軍事加持節帥都督中軍將軍右金紫光上闕實有
日幹之才非亡爪牙之任動□之巨寔簡帝心乃賜姓宇文氏柱
國燕公擁旄上闕大都督領武陽公長史時鳳翔□与蜀□王□
等阻兵邛僰竊據方□上闕奇謀星旋月□之兵上谷漁陽之□
踰百戰攻出九天殪彼欃搶竝上闕賢□□之任□□□□乃除
大將軍輔成公司馬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上闕朝政謀
田□□啟沃□□公作□神甸君又□本職帶雍上闕之譽獨□
□時吐谷渾蟻聚邊朔上闕之□上□嘉猷□□□出還□□□
正進爵爲伯其司錄贊治竝上闕參帷屋□田高祖武皇帝始自
登庸竝連其任二年尋轉御正陰岑上闕民部□□□□□□聿
宣事該土地之圖績兼都鄙之數在乎匡拂上闕大都督□州刺
史九曲□屯□襄州總管衞國公己貴介之重推上闕周□之重

□□趙□之輕比蹤往烈時論榮之尋遷總管府長史又拜郢州
上闕名□□□宣無廢六條之□時已江淮未一壃場多虞命彼
舟師遠臨荊漢上闕常思効命鳴劒抵掌志在宣力淩波執銳首
啟戎行旣而師律否臧雄圖弗上闕春秋五十九已天和三年八
月八日薨乎建業客館陳人敬其誠節反上闕竭誠□上遺愛在
民高風餘論方傳不朽闕一行上闕望重袞職學優才品斯著□
□乃偕其賢必象其芳不休邦守德懋驥足名上闕過世路羣飛
秉節識義金城乃歸策勳胙邑奄有邦畿經綸運始驅馳上闕班
三事職副六卿常伯□任邦敎立名陪蕃首席剌舉專城騈綬纍
印載上闕使奉賢輕□軍陣驅馬旌旃黃埸積壤玄甲開泉將軍
有墓闕一行碑拓本

魏故譙郡太守曹祓樂碑

君諱恪字祓樂沛國譙人也其先皇帝當高陽之世陸終之子曰

大五百七十七
小五十一

安是爲曹姓□□□□□□□□之□又封曹□于邾漢室龍興曹參爲相魏武皇帝㠯英傑之上才□挺之睿哲□爲魏祖歷載彌長君卽其後□□□□□□□□□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食邑六千二百戶太和六年改封東海王嘉平元年薨謚曰定王禮也子啟嗣君卽□□□□□□□□□□□逢茲不造□深思遠大□後變起遂令夫人達攜二子長道眞亥道□微行避難變稱姓木㠯求万全□□□□□□□□□□民□後魏太和三年旨復曹□□□□□□□僞姚鄉郡太守雅望淵邃博愛文豔稟德齊禮善修政化□□□□□□□□父協志尚清靜好學經誥矯然挺立不可㠯非義虧其性孝德慈風稟大氣而自遠文流洞照之埶因事㠯發□□□□□□□□□□途致惟安神奉養不慕榮貴逢大武皇帝親總六戎討逆□薛永宗蓋吳駕幸大州下召鄉儁導引前驅□□□□□□□獲已從駕西行□平凶醜隨

赴北代遂充殿會士豪國有大議必使參焉□欲選□請乞歸侍
聖上加愍假安邑□□□□□□□積□稟質秀靈幼懷廉雅之
風長標獨善之策抱蘊德于奇年立成名于冠歲太和之季馬圖
殲覆孝文皇帝感□□□□□奮指麾□□□□國誌兵法優長乃
勇略奮發遂提戈披幕先鋒擊賊前無橫陣搴旗斬馘□皇上□
□郎補千人軍將授□遠將軍駕還宮闕策勳飲至殿會之初□
□彌逆殄□皇帝臨軒宣敕褒賚賞帛疋綵兩百餘段歌勞止之
詩聽歸侍養使得盡懽膝下□其孝德光于事親忠誠□于接物
穆穆閨庭之際恂恂鄉黨之間文麗雕篆學瞻搏通思入玄門性
□天道翺翔詩書之苑遊息禮樂之場若乃□□□□主汎愛已
親仁□里結諧密之懽朋故廣篤誠之信輕財若水重義如山一
言可懷千金不恡景明中會安邑府君卒君居廬□禮至□□□
哀慟□中茹憂毀骨服勳雖閔餘痛在心每仰凱風已長鶩遡寒

泉而不息三年泣血□□□也五十猶慕方□舜焉至延昌二年
□遭母憂君扣石土已窮號仰蒼天而自訴水漿不進□四晨哭
泣不絕聲踰月喪過于哀有感行路毀□之至殆將滅性雖高柴
泣血于□辰王脩□慕于社日無已過也去魏大統初君齒班踰
矩旨授本土譙郡太守君妙□元□深入佛憲□□□□□淨
名超遙解脫之門放浪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喻篤年將暮而
脩崇無怠于是□竭□資□□□身□融□教造浮圖一區□□
□□□于□相□寫法華涅槃常奉讀誦恆持齋戒罔有勞倦方
介尔景福貽我遠□之壽永究懸□之禮□大統十年秋忽遭疢
疾□□□□□□□□苓汎汎之影已淪滔滔之波不住春秋九十
有七終于臨民□□質既殞□識懷悲豈□輟杵停歌云爾而已
哉君有六子長迴歡次遵歡次驃騎將軍右光祿都督漢陽太守
又任虞州別駕長史□中□□次夏縣功□□賓□□□次宣威

將軍隴州治中司馬汧陽太守河北大郡主薄弼等天和五年十月卜葬乎夏禹城之西□□原之南君□□□壙□□□□姻□聞窀穸□涕零□□臨□而灑泣悲夫痛切也□孝□至深□刊石□存□者子孫□慕之□□□感音儀之寂□□□□之□□□至德㠯作頌鐫崇碑㠯銘烈其詞曰

恢恢譙郡鬱鬱神區懷貞□□□人□□□建魏胥九服康衢□□□□□代稱譽宏濟六合繼響唐虞穆穆□靈□允倚□□□□□□滿州閭□誠內外□□□踰秉直□□豈獨史魚□□□□□□□□□□□□□□□□□入陣凶首□擒罷戎歸侍□□□心□翔書菀文麗詞林□□□□□□□□□□□□□□□□□□□□□□□□□□□□□□□□碑拓本

王通墓誌銘 天和二年十月

公諱通其先太原人也粵乃仙嶽含靈毓禎圖而錫爵誓淮分淑

應寶籙以開宗是以三公列而無更榮五侯封而載錫自茲厥後英
髦不墜祖明濟郡中候古識度沖敏志業詳確父增隨州主簿鑒
履清致器量貞邃公養志中和資靈上德趨庭學禮立身之道自
弘步月開襟讓客之風已遠中爲令德遊藝依仁賞逸間居不希
榮祿既而門巢結釁百年之運已催楹夢起祥九泉之路俄涉春
秋六十有三遘疾終于私第嫡子脩文脩禮哀經露節痛結寒泉
粵以大周天和二年冬十月窆于東城縣東五十里崇德鄉平原
禮也東漸巨壑波濤滉瀁西望層山烟霞出沒頌德音而不朽感
生靈之倏忽其詞曰

惟鎬建官惟唐命職允文允武克岐克嶷開國承家禮儀不忒皇
天無親誕生哲人摳衣問道好古日新如何不淑奄喪斯文前臨
叢薄後眺荒丘風搏素蓋日慘丹旐庶銘明德永播芳猷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三十一終

大一百九十八
小五

全後周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一

釋慧命

慧命俗姓郭太原晉陽人住河陽仙城山善光寺

詳玄賦

惟一實之淵曠嗟萬相之繁雜眞俗異而體周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藉經論之傳芳謦塵庸之小識請與言于大方何羣類之蠢蠢處法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彌曉理至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談祕密于慈氏歎杳冥于伯陽湛一虛而致極總萬有已爲綱雖即事而易迷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辨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隨類之能三轉任機之力莫不停八正于寂泊之門輟四辨于恬惔之

域尋其體也豁乎無際眇乎無窮源乎無始極乎無終解惑㠯茲齊貫染淨于此俱融該空有而闃寂括宇宙㠯通同論其用也一而能多靜而能亂挺萬類之殊形吐羣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㠯之悠漫三賢十聖曖㠯聯緜二智五眼睢而輝煥運升沈而共壑派違順㠯分歧體無非而不是用無相而不爲若純金不隔于環釧等積水不憚于漣漪故令名用誼雜集起紛馳事若萬軫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無礙于緣起信難思于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交映法無定于心境人靡隔于凡聖物不滯于自他事莫擁于邪正何巨細之殊越遂參互而容持鄰虛含大千之界刹那總三際之時懼斯言之少信借帝網㠯除疑蓋普眼而能矚豈惑識㠯知之覿九會之玄文覽萬聖之遺則睹常啼于東市慕善財于南國歷多城而進解訪衆

師而遣惑始承命于文殊終歸宗于妙德雖游形于法界未動足于祇園歎一王之侶虐嗟五熱之非暄握手入和修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一音之常韻覩極聖之恆存三九于茲絕聽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稟識之多迷慨羣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于長眠翫空花于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染六慾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旣法是而情非忽聆嫋而獨往久逃逝而忘歸埋寶藏于窮舍匿明珠于敝衣抱一眞而不識縈萬惱以歔欷嗟余旣已傷于悟晚且又悲乎命局藉五部之流耀蒙四依之睠錄涉講肆以開愚託禪林而遣慾猴著鎖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絕諍論于封想息是非于妄情創斂緣于有覺終寂慮于無生顯眞宗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遺于始行暗弗拒于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冀十軍之可平昏雲聚而還

散心河濁而更淸性海無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兎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爲山託于始簣庶崑崙之可成 廣弘明集二十九上

酬濟北戴先生逵書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眞常湛徼妙于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㠯之殊迹是㠯西闢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摹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佀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㠯奇文長卿愢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壚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勿踰棲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㠯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

乃江湖是已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已味一眞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詎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壅定慙華水戒非草繫才弇撤燭學謝傳燈内有愧于德充外無狎于人世是已淹滯一丘寓形蓬𣏌端居于仍託志筠松測四序于風霜候三旬于朓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戸僘矜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于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雞足至于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來承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于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廣弘明集二十七

釋慧曉

慧曉

釋子賦

咄哉失念歘爾還覺續高僧傳二十一慧命

釋曇積

曇積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皁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于明時寡德沙門恥還于表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蓺須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已食但受性愚鈍于讀誦無緣習學

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聽者爲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正意偏望取吕明使且實而不聽行之本也聽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于一人若實爲非僧便責知于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于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杇妙多方化人吕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吕不及顏回廢郡不立可吕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勝于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于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

生熟不可已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已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已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已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準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越則佛之眞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彤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于一人之上置不恆之式于十二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沖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曲見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于僧衆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

若頓還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於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衆麤重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粗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闕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已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忏忏之慈伏增戰越敬白（廣弘明集二十七一本在二十四 案文帝未嘗受禪今此題稱太祖文稱皇帝蓋明帝後追改）

亡名

亡名俗姓宋南郡人本名闕殆事梁元帝官爵未詳梁亡出家爲夏州三藏宇文護迎還咸陽不知所終

荅宇文護書

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禀質醜陋恆嬰疾惱因傴成恭惟道是務不曾妻息五十一年自捨

俗緣十有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

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書略結云

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詭生則蒼天厭之死則鐵鉗拔之烊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闇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亦願也如其不爾獨處巨壑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續高僧傳九

寶人銘法苑珠林作自誡

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續高僧傳有上六字法苑珠林無夫已迴天倒日之力一旦草彫岱山盤石之固忽焉爐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

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㠯養志誦讀經（續高僧傳無定誦二字）足㠯自娛富貴名譽徒榮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寍安身無地自厭形骸甚于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為智者所㠯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㠯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誡之哉誡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

末在本雖小不輕闕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于色莫聽于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埶空中小蚊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埶是已愚獘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獘邪逕終迷修途永泥英賢才能是自惛憒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恆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于口或書于手邀入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已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勞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慚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法苑珠林六十一續高僧傳九亡名

釋慧善

慧善幼出家住揚都棲玄寺梁亡入周

散花論序略

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爲今覶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已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續高僧傳十慧苣

釋僧勔

僧勔武帝時沙門住新州願果寺

難道論

勔曰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晧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已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且陳此說非眞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黷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晧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囚老君所戒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敎有

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勑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頹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攷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幷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顯續高僧傳三十僧勔

釋宗猷

宗猷

遺瓊法師書二十三終

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宏選理副諸望用光于後然其頭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徒轍餘宗耳 續高僧傳十一道莊

釋法上

法上俗姓劉朝歌人高齊時相州定國寺戒師終于周

荅高麗國丞相王高德問法敎始末敘略

佛㠯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卽西入而竟不還㠯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 續高僧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二終

大二百
小十四

全後周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二

釋道安

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周武敕住中興寺建德三年㫺滅佛道削迹潛遁搜訪得之位㠯朝列不就

二教論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于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㠯緝修諮偷滋彰二篇所㠯述作故撓柔弘潤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于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慈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于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

欲後外㠯致存身感往㠯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
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于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今
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于胎鷇掩大明于重夜傷莫
二之湻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為之開
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
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為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于
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于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
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
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典典號為內是㠯
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
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
為內儒教為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惟有
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湻風稍離丘索之

大五百二十六
小三

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竝是修身之術故

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葢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葢出于史官淸虛㠯自守卑弱㠯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葢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葢出于理官信賞必罰㠯輔禮制易曰先王㠯明罰勑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葢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官茅屋樑椽是㠯貴儉養三老五更是㠯兼愛選士大射是㠯上賢宗祀嚴父是㠯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横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㠯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㠯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敎敎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竝皇家之一書子欲于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臣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狗放鄙蕩之弊眞所謂亙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大五百零六
小二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眞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擅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于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聞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升沈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予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升麤者循九居而安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兔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還流逝川之

歎乃作竝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于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于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佀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于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于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彊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升降論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竝訶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儻其都是何宜去取荅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竝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與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㠯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皇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㠯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

遠達不周謂弊于儒道儒道旣弊聖敎不興何王摹之尙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降何預鄙懷

問老子之敎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尙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辨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槖籥之不窮先生何爲抑在儒下荅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㠯通神明之德㠯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于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

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退瞻足賢子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尙賢能于治何續旣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德

君爲教主三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採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禩鄧應法參悝商墨出由胡農輿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爲教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

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王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爲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衞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爲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旣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于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子曰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諒爲侮聖荅曰余旣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謨典稽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于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爲上上類皆是聖已老氏爲中上流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

無常師問禮于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于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爲下下老子者乃無爲之大聖漢書品爲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爲證荅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無猜譖毒于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弑旣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于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慙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荅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

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材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四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敬尋雅論實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竊得雷同七典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荅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亘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于形方者未備洪範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閑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五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

荅曰靈飛羽化者竝稱神丹之方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㠯有生爲空幻故忘身㠯濟物道法㠯固我爲眞實故服餌㠯養生生不貴存存存何勩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㠯爲其人今則非人也尙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莽槐里涅槃者常恆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㠯智知形不可㠯像測莫知所㠯名強謂之寂其爲至也亦㠯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闍維而舍利恆在雖復大椿遐壽㠯彭年爲殤非想多刼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升降吾子何爲抗餘爝于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于猾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六

問先生高談壽天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

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荅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道有欒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七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翻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

荅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于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于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爲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

大五百七十五
小二

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辨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尢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于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論釋典道名通于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眞僞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侶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準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商太宰問于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㠯此校之
理當推佛
釋異道流八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
之宗道書之流也㠯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
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
誣聖乎荅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㠯漢書而荅後漢西域
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溼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
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乎
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
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
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盛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
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㠯

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足㠯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詳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唯四藏贍博二諦竝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九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佀若自私荅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迺彼羣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充八極應實塵沙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晝卦㠯御時播殖㠯利世或修正

㠯定亂或行禮㠯誡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實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㠯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瘧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噏弟子妄述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㠯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于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㠯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于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敎㠯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于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㠯給行旅

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合然後行刑不
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鎭夷中郎
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
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衞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衞斬
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
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
貨倉庫魯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鋭非有惡
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
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鎭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
言漢末黄衣當王于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黄代赤黄巾之賊至
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
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實宜改復且老子大
賢絕棄貴尙又是朝臣服色寍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

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眞僞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寶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得乎

或妄稱眞道蜀記曰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噏子衡奔出尋屍無所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邑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也

或含氣釋罪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乃開命門抱眞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漫不異禽獸用消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大四百三十六
小三百一十八

或制民輸課 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籙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敬誠之義

或苦妄度厄 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㯫埏埴使熟至義熙初王公期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頭而已貧此度厄何癡之甚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于上代爰至苻姚皆呼衆僧已爲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飜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弟子稟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掍採諸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

禁厭兓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貶鄙者荅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呂應天人至于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王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應厤受圖出震爲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效靈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眞容表相不假尋于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于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絕有無迴踰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爲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呂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淸盛天朝之多士倘信鬼籙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虢田若始求

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予從所不許也

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

宗廓風化于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于天地不見鬼言預經綸之

始曾無詭說違致遠之宗徒誑惑生民敗傷王教眞俗擾動歸正

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

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籙生民並應短壽事旣不徵何道

之有

明典眞僞十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淸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經天文玉

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荅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

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曁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擷法華吕

道換佛改用尢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淸肇自葛

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

自古文大小兩篆㠯例求之都不相侶陽平鬼書于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靚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倘存猶明三皇㠯爲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實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襍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爲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蒼文㠯毒乳而方甘露乎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徹事皎然可見荅曰釋典汪汪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廣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人廣說爲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數玄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旣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袠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㠯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卽是鈍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

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于是乎在
敎指通局十一
問姬孔立敎可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㠯歸湻反素
息尙無爲爲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㠯化彼
强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
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㠯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㠯天堂則令
愚者虛企暨說塵劫尙云不遙儻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
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殘掠漁
獵則年算減夭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
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疾患坑殘至虐封賞始隆信謂
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毋子乖張牛毛生
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㠯懲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
稟于自然森羅均于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

我人死神滅其猶若鑪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于空談之際馳騁于無驗之中荅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己拘纏窞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嘗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己方内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于鈎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王制作局于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眞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蜫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眞俗義冠精靈移仁壽于菩提徙教義于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于是慧光遐炤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己之神夢艮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于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揚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

爝螢入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
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淯
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淯反俗之譏莫先剃落而剪髮
毀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袪嗜欲于始忘形骸于終
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于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
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辭九德寧羅氏
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
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
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
以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
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
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于幽得報于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

造惡于顯得報于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沖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彊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躓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于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于心心無定司必感于事緣有彊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侶之嫌于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于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案此下有脫文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于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

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
爲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
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
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
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
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也
稻卽因矣然陰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
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
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
理微通人尙昧思不能及耶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或
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爲或計諸法自然
不由因得果已禍福之數較謝于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
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于上善惡報應無徵于下

若能覽三報㠯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荅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糜而神不化㠯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㠯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㠯疏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于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梏于始心妍理窮味者蕩心塵于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己與嚴鄭等迹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爲奢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墖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

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㠯自矜豪或占筭吉凶狥于名譽遂使
澄源漸濁流浪轉渾僕所㠯致恠亘在于斯覬欲親心佛法鑽仰
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
皋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
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
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卽薩婆若薩菩若卽色然色是無知之
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
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
㝵于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卽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
曰不壞假名而說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
孰可遠乎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遠開三乘之精廣
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㠯檀度爲先標牓宗極㠯塔寺爲首施
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

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濇風遐被震道網于六合布德網于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于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已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極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竝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于沙門苦相駮節蓋髮膚徽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于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盤無土后沙門之中禪禁實多不無五三缺于戒律正可已道廢人不

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沖賾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專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為總子何惑焉儒之為統子何疑焉子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栢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窅覩眞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覿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闚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括九流信俟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八

訓門人遺誡九章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爲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所爲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于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續高僧傳作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㠯其志行清潔通于神明惔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眞實㠯小黠爲智㠯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卽夕三塗苦痛無强無弱師徒義深故㠯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

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淩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疏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童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

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倘其清修自利利人滅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

其五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襍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氷當修經戒已濟精神衆生蒙祐幷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淸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

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粗坐起令端飲食雖疏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

大六百零六
小二

衆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利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爲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眞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法苑珠林六十一梁高僧傳續高僧傳三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三終

大二百一十八
小一十九

全後周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三

衛元嵩

元嵩俗姓衛河東人梁末出家居成都野安寺周平蜀入關師事亡名天和二年上書賜爵蜀郡公後竟廢佛還俗有元包數五卷

上書請造平延大寺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今大周啟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

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㠯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梁非無功于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于浮圖而治得久而大周啟運繼厤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疏㠯城隍爲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㠯伏未寍示無貪㠯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廣弘明集七

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

大五百二十
小九

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道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

立主客論小大㠯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祖㠯二家空立其言而周祖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㠯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眞道也 廣弘明集七 案此一段乃約文下又約文云嵩

三易異同論

夫尙質則人淳人淳則俗樸樸之失其弊也惷惷則變之㠯文尙文則人和人和則俗順順之失其弊也諂諂則變之㠯質質㠯變文文㠯變質亦猶寬㠯濟猛猛㠯濟寬此聖人之用心也豈苟相反背而妄有述作焉 元句注

任道林

道林一作道琳同州法師

修述鄴宮新殿廢佛詔對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吕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之對曰主人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吕聞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奏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于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

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佀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旣非正教所㠯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㠯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筞嘗爲廢所㠯暫學決知非益所㠯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寍小機欲辨豈㠯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㠯佛理極于法界教體通于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

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
已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普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
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啟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
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
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
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
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于佛政治興毀何關于法豈信一
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蓋非至
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
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
竊不可護己一名合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
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
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已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

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洎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
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寍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
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寍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
亦難準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倘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
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效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
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安民樂豈非
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
害亦可亡身旣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
立政唯賓于道制化養民寍高于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
久是吕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
滅身句踐吕道危而更安吕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
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武有夏
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幷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

後交論譏毁人法或㠯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搆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敎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寍勞布薩貞謹卽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寍希般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眞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犂㠯民爲子可爲大慈四海爲家卽同法界治政㠯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寍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汪汪

何殊于淨土濟嵡豈謝于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卽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乖眞有情俱道物我咸適于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融若理㮕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泯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㮕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卽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于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與一廢一眞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

于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恆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于釋教以潛思于府內校量于今古驗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于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于達人通化之胥要存志于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疏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于所見自亂于所聞

大六百五十九
小三

不可數聞有傷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已僞移眞衆聲惑志故令當疏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眞之禍患喪懷之妖累于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已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于禮明哲動止要應于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是充飢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邪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獎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過所已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

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㠯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㠯飲生罪酒外違遮敎緣中生犯仍名有罪㠯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遠資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臥肉之中盜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㠯取婦得道周陀㠯捨妻沈淪淨名㠯處俗高達身子㠯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㠯銛牙爲能猨鳥㠯超翔爲才君子㠯解行爲道賢哲㠯眞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侔空雲而無雨是㠯匠萬物者㠯繩墨爲

大六百五十九
小三

正御天下者㠯法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于割肌一言之善重于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恆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塗口閒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㠯才有大而無明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眞是㠯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鷰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㠯爲大趣守文㠯害通途若㠯我我于物無物而非我㠯物物于我無我而非物我旣不異于物物復焉異于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㠯小小于大無大而不小㠯大大于小無小而非大大無

不小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大則太山非大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
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于同大小同于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
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寍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
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荅于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
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
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
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亦有無任得存雁有不
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
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
寍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
朕何愧忠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

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
好設虛談通伸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
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
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
御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奏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
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
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
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爲興法數啟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
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須行天下稱慶臣何敢
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
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敕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
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

意焉卽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于是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敦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淸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毁形已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衞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廣弘明集十

釋靜藹 大唐內典錄作彭藹

靜藹俗姓鄭滎陽人出家止瓦官寺後入關宣政元年捨身太

一山之別巖

列偈題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卽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

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千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卽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天人修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迢絶巖室無聲普施禽獸乃至蜫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汗塗漫此身臭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化有觀此臭身無常所因進退無免會遭蟻螻此身難保有命必輸

狐狼所噉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蹔見如電死法親人怨中之怨吾已爲讐誓斷根源此身無樂毒蛇之篋四大圍繞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藪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已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到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太山當來兼倍未曾爲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于法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花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爲首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應當如是思衆緣旣運湊業盡于今時續高僧傳　案此頌四言至法王後並五言法苑珠林後作四言云

願捨此身早令得通法身自在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緣後業應盡有爲皆然三界無常來不由己他殺及死終歸如是智者不樂應當是思衆緣既湊業盡今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四終